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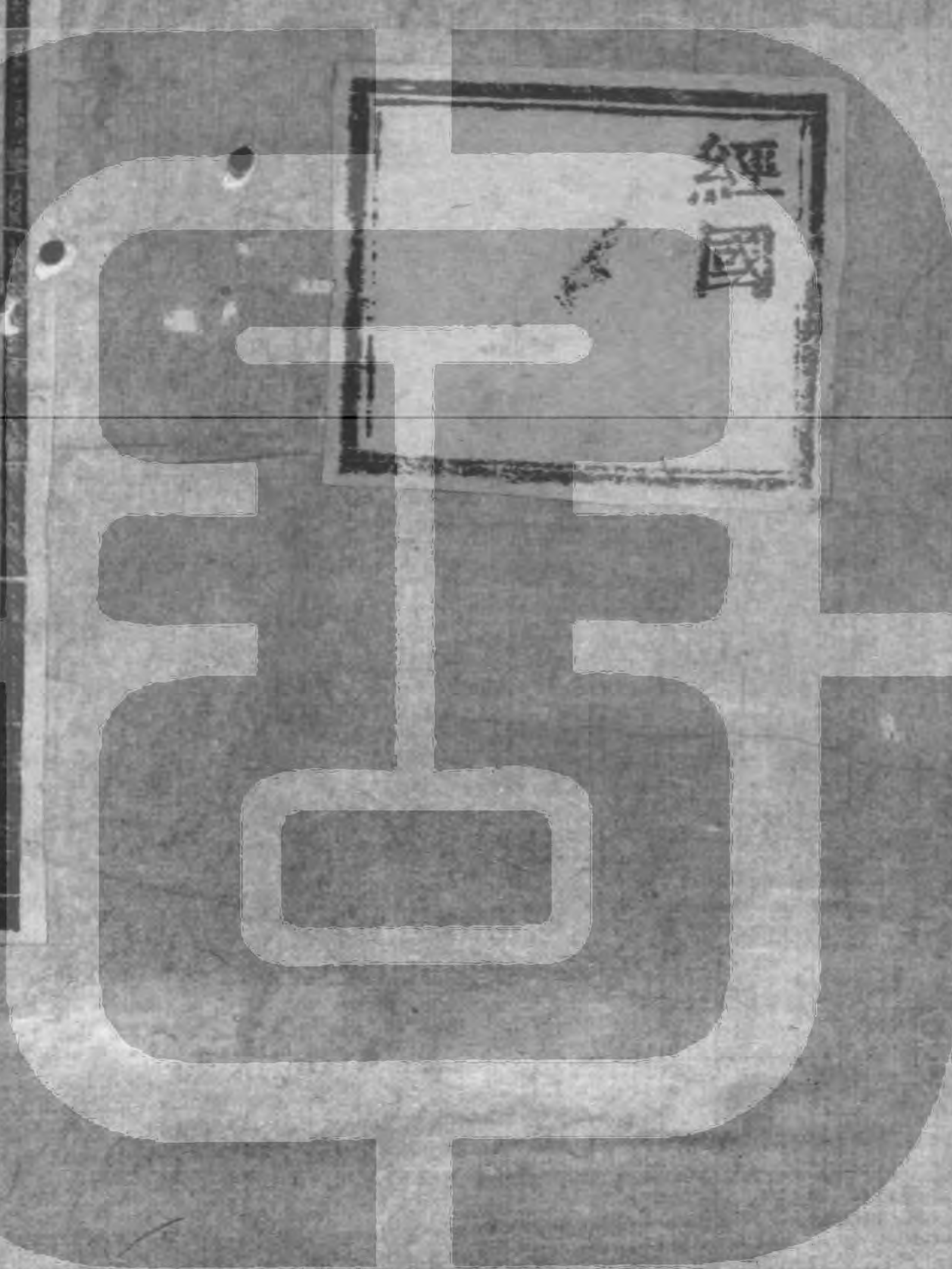
6244

42

經國

歷代名臣奏議

卷九十一  
之九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一

經國

宋高宗時。秦檜力主和議。刑部侍郎陳橐上疏曰。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耻。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捨此不為。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既而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橐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率。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指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

騁謬惑之辭也。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顧深嗟前轍。益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遵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

兵部侍郎張燾上言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效者。臣紹興初。首以是為言。今七年矣。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朞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為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為急。

燾為吏部尚書。上言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使欲行禮辟。臣震懼固措。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為說。意謂割地講和而已。陛下之所願

欲而切於聖心者。無一言及之。其情可見。奈何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廷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

端明殿學士權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夫略謂宜以天下為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講讀之臣。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聖學。又監觀傷善。妨賢之讒。偷安苟容之佞。苟思立威之姦。懷讒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腹已奉以佐國。當自執政始。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必得賢臣大將。然後可制。置一官可省。宜令沿江州縣。各備境內。總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委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費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人

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

吏部員外郎廖剛奏曰臣伏見廟堂近因江南探報事官頗懷疑慮謀畫方深臣輒有愚見仰瀆聖聰伏候揀擇臣嘗考唐德宗之在奉天徒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當朱泚十萬之師危殆極矣惟人心未去出死者衆卒能戡定暴亂恢復大業今吾甲兵猶可以決戰取勝非若彼之寡弱也北有重江之阻重兵又當其前非若彼之窮蹙也聖德日躋人心愛戴天之眷祐斷可識矣顧豈不足恃邪群臣往往以維揚之事為戒無敢任其責者故未見端倪而遽為遷徙之謀臣竊謂動靜之間亦在審其緩急而已何謂所當急周防要害之津申嚴斥候之法重賞必罰使之疾於飛鳥此為事機最要者顧可緩邪鑿與或須順動則所幸之地預當經理使如天之不可升萬萬無窺伺之理然後可此為事體最重者顧可緩邪而自得報以來未聞

朝廷有急切措畫指揮此臣所未諗也。建康鄱陽勢未暇議自會稽而南惟永嘉與福唐所當留意永嘉之險可恃與否臣所不知如閩之四境三面皆重山峻嶺稍加人力不復可犯東南則大海形勢之勝殆是天設永嘉固順便若論遠險心多不如也臣願速降旨揮下本路增修寨柵以備不時之巡所有盜賊未息臣願曲賜赦宥因遣一重臣往宣德音使潢池赤子得以自新彼且感恩激義悉為我用大抵閩之風俗重義尚氣君臣父子之心雖為盜而不變此臣所知也何謂所當緩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故古人有言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又況動而有安危之機乎今所在民物凋弊不堪重擾盜賊竊發多是乘時若非事勢有大急迫詎可輕動臣願陛下熟計而審處之期於不失機會而已有如不得已而至於幸闔則凡供億之事必責他路致於海上而出戰之兵亦環駐於鄰境閩人無所

困苦則宗社所寄。安於泰山矣。然後恢復之計徐可圖也。將臣相臣。經畧四國。少頃有成。進撫中原。正位布命。如日麗天。亦何傷於往者。之虞淵者。雖然。臣愚竊料今歲虜騎勢分。必無南渡之事。伏望聖慈。姑寬憂念。以慰天下。臣前所陳固慙下策。猶如孝子操瞑眩之藥。厥疾已瘳。無所用之。則志願得矣。惟聖慈察其區區幸甚。

周林上奏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聖人之順乎天。常以時觀之。聖人之因乎時。常以事觀之。時者天之所為也。事者人之所為也。事之未至。先時而起。其失也過。事之已至。後時而縮。其失也不及。視其事之所在。則知時之所可。而天之所與也。上穹悔禍。神贊令圖。虜偽之來。侵者既遁。盜賊之竊。發者既除。士氣振躍而不驕。兵食給足而不乏。事之如是。時可占矣。傳曰。時哉不可失。伏願陛下奮乾之剛。發離之明。乘時競辰。應機而作。中興之功。指

日可待。以副上天平治天下之意。不勝幸甚。

右正言陳淵奏曰。天命雖周公不敢知。然今日之事。以理觀之。天之眷宋。未有艾也。何則。祖宗之德澤在人未竭。而民之戴宋。無有窮已。故也。臣請試言之。昔我太祖皇帝。市不易肆。而得天下。太宗繼之。四方僭偽不勞而服。真宗仁宗。視民如傷。屈意和戎。以安赤子。不殺之德。入人心髓。後更五世。以至今日。中間姦臣繼執國命。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故夷狄得以侵侮中國。自古王室遽爾敗壞。遂至於不可支持者。未有酷於此時。然民心猶未離也。豈非祖宗德澤在人未竭。而民之戴宋。無窮乎。觀民之從違。則天意可得而知矣。方淵聖入繼大統。雖兄弟之間。不能無疑。而獨於陛下親厚。此有以見天意也。當是時。大臣如耿南仲之徒。苟可以獻疑於淵聖者。無所不至。及其奉陛下為大元帥。莫有阻遏之者。陛下雖欲不去京城。不可得也。此

又有以見天意也。使北之行未果。虜已入寇。方圖引還。而二聖遠狩。皇族內外莫不危駕以往。而陛下適遠父兄之側。故王室陵夷。而宗廟社稷。賴陛下復存。此又有以見天意也。天留陛下。以興我宋。其意之篤。蓋如此。當此之時。但當欽承之意。以追復祖宗之舊而已。蓋天之所以付陛下甚重。而其責亦不輕。若二聖未歸。宗社未復。天下未一。金人之仇未報。則祖宗之業。因循而不復振。而陛下之責亦不能塞矣。此宜朝夕龜兔坐薪嘗膽。而以為憂。然以今日之勢觀之。蓋有未能遽如陛下所欲者。蓋大江之南。荆湖之間。與夫閩廣之寇。尚為內患。故也。夫歸二聖。復宗社。一天下。以報金人之仇。而內患不除。若出師北向。以窮遠畧。則鼠竊狗偷。近生肘腋。亦足以牽制我矣。故當先靜其內。然後外亂可弭也。諸葛亮必擒孟獲。然後出師。蓋為是爾。往者朝廷嘗命宰執副以大將。先由福建。以次及江東西湖南北之

盜。蓋有意先平內患也。臣以謂既有以平之。必圖所以守之。慎擇守令。毋拘以常制。而使之以愛民為本。豈獨施於內而已哉。雖削平僭亂。鞭撻夷狄。而臣之亦可也。

章誦上奏曰。臣聞近日諸軍有招安到諸處頭項人馬。頗不寧帖。雖重兵彈壓。將臣措置固已別無他虞。然事欲經久。理須可行。臣詢之眾論。謂其說有三。蓋自来招安之人。必須裂其隊伍。易其將佐。異其居處。今新招之人。關防有所未至者一也。又行在諸軍月糧口食料錢食錢。並從一多。今新招之人。日支食錢百錢。省口食二勝半。別無衣食自營之資。迫於老幼餬口之計。其撫養存恤。有所未盡者二也。朝廷旁近郡如錢塘溫明等處。物價高下。比之越上。大段不同。並無戍卒。若分就錢塘近便去處。時暫駐劄。則士卒薪芻日資之物。決無高價倍用之費。即有警急。朝召而夕至。必無闕事。今新招之人。放縱既

久。乍從儉約。已自不堪。加之百物踴貴。日用益廣。是以不能安處。其屯泊暫戍之地。有可議者三也。臣伏望聖慈。遠與大臣商量。經畫此三事者。以安反側。不勝大幸。若使之迫於飢窮。令其愁苦。雖法制日嚴。刀鋸積下。終不能禁其潰亂之心。何敢望其征役之用哉。

誼又上奏曰。臣竊觀陛下繼承大統。號稱中興。而險阻艱難。實同創業。中外臣子。豈無英才。肯為陛下圖事。揆策。闢國。彊兵。出死力。抗驕虜者乎。雖有此人。陛下深居九重。誰聽誰受。陛下何不定都東南。深固根本。擇一二大臣。俾之居守。然後親御六飛。練兵。選將。巡荆楚之郊。用關陝之衆。結羗夷之歡。引蜀漢之利。攘却撫綏。以見武節。則深謀至計。奇材猛士。將雲集而景附矣。方陛下春秋鼎盛之時。鬱鬱於此。而不兼收群策。成馬上之功。蓋無事者未之思也。臣不勝區區之願。

誼又上奏曰。臣竊見國家軍兵之散在州郡者。不可勝數。平時虛費錢糧。復邀犒設。將來明堂大禮。決須忠進州郡。希望預行措置。必生變亂。以臣耳目之所聞者。可舉而言也。自來大禮。未有藩鎮。今藩帥之安於本鎮者。與州郡一等。其軍兵之數。給予之物。朝廷不必措置也。若夫藩帥之被兵而素仰給於縣官者。將來軍兵賜予之物。取辦於本鎮乎。仰給於朝廷乎。此其可慮者一也。張用已降。指揮鎮撫舒蘄。而未能就職。孔彥舟雖罷鎮撫。而所領部曲。實存湖南。岳飛留老幼於徽州。劉綱寓次舍於溧水。四人者。將來軍兵賜予之物。其誰辦之。此其可慮者二也。自餘統兵之官。謂之盜賊。則有恭順之名。謂之將帥。則無攻守之效。或屯方州。或據縣鎮。尺籍伍符。不登於樞府。列營移戍。不由於信宣。如韓世清之在宣城。邵青之在太平。楊勅之在臨江。吳全之在洪府。張忠彥之在吉州。韓京之在

茶陵劉紹先之在江西。天者有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將來軍兵賜予之物。其誰辦之。此其可慮者三也。朝廷大帥如呂頤浩。劉光世。張俊。辛企宗。所統之衆。見今有司經營應副。已自費力。將來軍兵賜予之物。其誰辦之。此其可慮者四也。四者之外。州郡各有隸將。不隸將。禁軍與夫土軍廂軍。又復不住招刺。以填闕額。自來大禮。運司州郡各有椿辦。僅能免責。今者在處官司。往往空置。將來本路本州軍兵。賜予之物。縱能辦集。而前項軍兵之寓其境上者。何以給之。與之則虛張軍數。而難周。不與則侵陵官吏。而為變。若非朝廷預有措置。深恐臨時別有喧競。伏望睿明深詔執政大臣。早賜經畫。

誼又奏曰。臣竊惟朝廷暫駐江左。以避金寇。蓋非得已。當為攘却恢復之圖。以振大業。然金人累歲南侵。朝廷亦累歲奔走。此豈金人計數之得哉。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頃歲駐蹕揚州。是時陛下有兵數

十萬。可以一戰。而斥堠不明。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而東。此宰相之過也。前歲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食足財豐。據長江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守矣。而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死。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宰相之過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不知陛下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為陛下任此事者。陛下幸守東南。以固根本。賊臨江海。憑據險阻。兵將不之。糧賦未匱。不乘此時。講明守戰之策。外遏戎虜之侵。而僥倖無警。萬一事起倉猝。大臣復欲弃陛下之土疆。遺陛下之人民。委陛下之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馴擾。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則必漕運轉輸。不可為盜賊侵擾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自辦。然後陛下親帥勁兵。健將。宅中拍授。分遣信使。往來督察。



重賞以勸功嚴罰以懲罪其誰敢不用命哉若以江左地狹不之有為則金人之師必不盛於符秦粘罕之謀亦不踰於曹操符秦敗於東晉曹操對於全吳當是之時江東之勢何如我伏望聖主考古驗今委任大臣早賜措畫不勝大幸。

詔又奏曰臣竊觀自古創業之君與夫中興之主必能屈群策以為智合衆力以為彊因山川之險阻以為固然後守位以仁故無敵於天下今智能籌略之士或上章公車或侍從交薦陛下固嘗官使之矣未聞試用其言此制敵所以無策也今中原雖失而淮南江東戶口百萬多力敢死之士不可勝數陛下不合而用之此國勢所以不彊也水有江海之險而樓船戰士檣師没人有所不具陸有山林之阻而民兵土豪地形阨塞無人統理此山川之險阻所以不足恃也陛下承累聖付託之重號稱中興實同創業專用太王去郊之仁以

當金人內侵之勢日股月削何時已乎陛下誠能奮乾剛屈群策合衆力因山川之險阻且戰且守北向而牧天下則金人不足滅也惟陛下財幸

詔又奏曰臣聞唐德宗幸奉天兩稅度支使包吉寓揚州儲財賦八百萬緡將輸京師而淮南節度使陳少游悉脅取之度支使蠟表以聞時袖難煽結帝未解制乃曰少游國守臣取度支財防他盜耳庸何傷遠近咸稱帝得其機少游聞之果不自安即羞慙上表請償由是觀之多難之世事有守正而危從權而安者矣臣竊見宣撫處置使司屬官李允文扶降將張用之兵擾江湖兩路之境輒用便宜擅更守宰虛張戰功覬冒官賞罪狀明白朝廷既得其情俾之歸司恩貸厚矣允文徘徊鄂渚尚以張用不肯放行為解近者張用騰表有願聽節制之言滕膺奏陳有耆老借留之請高衛懼其豪暴難制至

今不敢之官如此。則鄂州但留假守。未有帥臣。又復馬進之兵。相望咫尺。斬黃之盜。止隔一水。若朝廷堅執前降指揮。深恐人情別生。向背。設使別授守臣。又須遷延日月。內不足以安張用反側之心。外無以杜盜賊闕伺之意。此正安危之幾。所宜審訂之日也。昔漢祖悟淮陰假王之請。躡足行封。卒定帝業。臣觀今日。禍難煽結。不減於有唐。而陛下恢宏大度。同符於漢祖。投機之會。豈不以少游淮陰為念哉。伏望少留聖慮。更與宰執商度。容此小醜。俯徇鄂州士庶所請。徐為後圖。不勝大幸。

武義大夫曹勛論和戰劄子曰。臣竊惟天下大器。宗廟社稷大計。四海生齒大本。皆繫於國之安危。在今日利害。不出於和戰之間。議國事者。當先審所尚。而定國是。國是者。天之所與。時之所行事也。當戰則戰。當和則和。先後緩急。不容無一定之論。必措國於至安。然

後天下大器。定於不傾。宗廟社稷。隆於鞏固。四海生齒。係於輯寧。雖必世百年。守之不易可也。不審所尚。而逐紛紜之論。僥倖於萬一。名曰嘗試之說。天下之禍。莫大於以國徇嘗試之說。可為寒心者也。且國之安危。與己之進退得失。孰輕孰重。己之進退得失。與人之毀譽好惡。何損何益。人臣而能辨此。然後可以議國事。苟惟以己之進退得失為心。則必以人之毀譽好惡為重。彼以謂人之毀譽好惡。與其己之進退得失。實相妨也。故言戰。則人朋而隨之者多。譽之者亦多。其心非一一明乎戰有必勝之道也。特以謂主戰者不失為尊主強國之說。今日言之譽之者必多。固無害於己之進。他日雖和。亦無害於己之進。蓋和亦不可忘戰。是今日之言與他日之言。皆無害於己之進。而當戰與不當戰。於國之安危。不問也。言和則皆一昧而不敢隨者。以和難保也。今日言和。固不妨己之進。一旦有異焉。則必大得

罪而去。不若言戰之兩無害於已之進也。而當和與不當和於國之安危。亦不問也。况言和則主戰者惡之。惡之則毀至矣。於已之進豈不大為害乎。二者皆不以國之安危為心。而惟以已之進退為心。以人之毀譽好惡為心。此今日之風俗紛紛之論所自起也。陛下所與圖回天下。不過宰執數人。而紛紛之論亦足以眩數人之聽。是以廟堂之上。主戰者陽為尊主強國之言。以收小人之虛譽。其中未必真有善善之策也。陛下不用其言。則以拒諫竊議於陛下。以弱國騰謗於同列。浩然引去。亦不失高爵厚祿。而小人之虛譽愈歸之。主和者亦不知固執其所見。往往惑於尊主強國之言。而求免乎卑主弱國之謗。進則迎合主意。退則雷同眾人。所謂國是果安在哉。臣所謂以國徇嘗試之說。可為寒心者也。上天崇正統於中國。保固祖宗積累之基。純佑陛下之聖德。眷命繼承。將以光大久長於其後。故周旋調護。

成此安定之期。若曰人謀。恐未易致。是臣不得不辨者。惜天意與陛下聖德。混於紛紛之論。而不知所分也。臣聞強弱異勢。不可期也。人身不能無病。能不諱病。則可以全身。國不能無弱。能不諱弱。則可以圖強。弱而為強。自欺可也。欺人可乎。欺人可也。欺天可乎。春秋時呂甥為王城之盟。謂秦伯曰。晉國之小人。不憚征繕。以立圍。君子則不然。曰。必報德。有死無貳。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伯曰。是吾心也。歸晉侯。而成盟。國復強。晉君子可謂能審所尚也。方其弱。則言弱。能不諱弱。則足以養強也。能養強。則足以成強也。使人臣之謀。皆如晉之君子。國何患哉。陛下察今日紛紛之論。如晉君子之言乎。抑皆晉小人之言乎。君子小人不能逃陛下聖鑒。則陛下刑賞行矣。單于嫚侮。議兵。樊噲請以十萬橫行匈奴。季布曰。噲可斬。晁錯發七國之難。吳楚兵起。錯乃居守。而勸景帝親征。又方輿調兵食。身斬東市。非表益私意。

也。人臣自為紛紜進說而不可用。不加罪焉。且誤國矣。亦不加罪焉。孰不以嘗試之說售其身乎。其言不行。又無所加罪。是以肆為紛紜而無所憚也。臣觀今日之事。非前日之比者。以天定故也。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臣解之曰。衎福無不自己求之。人衆者衆之所為。凶德已極。自求衎者也。天豈樂衎乎。人之所為。凶德已極。衎必自至。天不能庇。故曰。人衆者勝天。前日之事也。天之於人。衎終不悔乎。其報已極。復圖安寧。是謂天定。人何以勝之。故曰。天定亦能勝人。今日之事也。臣請以東晉宋武帝驗之。東晉之渡江也。謀復中原之臣。如劉琨。祖逖。庾翼。桓溫之徒。皆可以有立。而卒不能成功者。天定也。符堅為江左之舉。以百萬之師。一敗於謝玄。劉牢之。身死國亡。計不旋踵。豈謝玄。劉牢之勇過於符堅乎。天定而堅欲以人勝。自取衎也。宋武帝得關中。棄而不守。知赫連之必來也。宋武棄關中。赫

連即取之。由是南北舉安。知天定而不敢為不定。天祐之也。故天定則人主之意不可不定。主意定則人臣之意不可不定。君臣之意定則天下自定。定不定。衎福如彼之明。可不畏哉。今陛下與腹心大臣酌天意之大定。以斷國是。以今日已有成策。已見定效。尚可復容紛紜之論。崇虛名而令國受實衎乎。虜欲求安。易於保安者。守邊不動。為長久之計。則虜保安之策也。我欲求安。難於保安者。恃虜不動。則我保安之策也。彼既不動。我非特保安而已。因得自治焉。則千百之安在我也。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此也。萬一為紛紜之論。所惑以蹈至危。則臣所望於陛下者。未易就也。此臣之所甚憂也。願陛下毋忽臣言。奉二儀之無私。揭日月之大明。聳山嶽之不動。行四時之信令。則陛下之所欲為者。自是無不可為者矣。臣不勝至願。

中書舍人周麟之論守應之策曰。臣聞為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大計已

定。雖然無疑。非徇一己之見也。而千萬人之說莫能搖。非苟一時之利也。而數百世之議莫能易。此其為利害亦豈必天知神略而後知之。惟所見者審而通乎事機。所持者要而當乎人情。所言者順而合乎天道。所操執者彌固。則所成就者愈大。古所謂聰明賢聖大有為之君。建功立事類如此。仰惟皇帝陛下。察問如虞舜。憂勤如文王。總攬權綱。綜核名實。則又與漢之宣光比。立國於此。固自有一定之計。而近之言時事者。乃紛紛而不一。軍旅之言屬閭巷之言。戚士大夫之言。感屬有所憤。戚有所憂。此其常態耳。未至於大害治也。惟惑之為害。蓋有不可勝言者。此無它。銳與怠之謂也。銳者言兵而欲用。怠者諱兵而不言。言兵而欲用。是喜功也。諱兵而不言。是偷安也。自講和以來。九廟寧矣。東朝安矣。赤子休息矣。成功著見。昭昭可知。陛下方且慎遣重臣。厚將信幣。以堅永好。以釋群疑。而汨之以喜功之說。

其可乎。喻盟弃好。陛下之所不為也。當朝廷開暇。脩明政刑。振舉綱紀。簡練將士。此不可一日忘者。陛下方且頒明詔。飭庶工。懲緘默之風。革驕怠之弊。欲人人相與協濟國事。而委之於偷安之說。又可乎。視漏忽傾。陛下之所不取也。如臣所見。粗有確論。曰守曰應。兩言而盡之耳。當無事則思所以守。有不虞則思所以應。思所以守。自治之謂也。思所以應。不得已之謂也。守之者在我。應之者在彼。在我者有常者也。惟其有常。則雖信睦交通。不能廢吾之所以守。在彼者不測者也。惟其不測。則雖事變猝至。不能逃吾之所以應。今夫千金之家。固其垣墉。常人之所及也。若曰。吾與親黨為鄰。不吾害也。至慢易其固守之具。而弗之理。豈不備它盜哉。所謂自治者如此。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言自治之為可畏也。戰隊于甲。

荷戈而逐。孺子之所知也。若曰：吾將委肉而飼之，不決驅也。而戰且  
噬人矣。雖欲不逐，其能安乎。所謂不得已者如此。漢元康中，乘匈奴  
之衰，議欲擊之。魏相不可，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  
已，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忿兵。  
兵忿者敗，非但人事，乃天道也。亦言應敵之不得已也。蓋能守者能應  
之道也。守之無不固，則應之無不勝矣。守之既固，則銷萌折衝，人莫  
予侮。且將無敵之可應焉。昔人所謂善之善者，理固如此。臣願陛下  
增修德政，厚施於民，蓄材備廣，儲峙敦本，而抑末。去華而務實，明賞  
罰而一於信，振威令以致其嚴，考將帥之能否，而為摩厲之方。察士  
卒之勤惰，而求養用之實。凡可以為守國之具者，靡不恢張而徧舉。  
如此，守無不固矣。度山川之遠近，視道途之險易，孰當其阻，孰當其  
衝，孰為之聲援，孰為之犄角，孰為之統一。凡可以為應敵之機者，靡

不素定而默諭。如此，應無不勝矣。守國之具，皆可以熟議而應敵之  
機，不可以豫言。惟在陛下力行之心，識之執中自信而已矣。書曰：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人心危而易動，易動者浮  
言之所以興，道心微而難知，難知者至理之所以隱。若人者，不過屏  
衆多之慮，致精一之思，執中自信，則聖人之能事畢矣。堯舜禹之治  
天下，相傳以一道，不外乎此數語者。伏望陛下睿斷不移，操一定之  
計，圖守應之策，以為執中自信之道，而毋惑於喜功偷安之說。則千  
萬人之衆，莫能搖。數百世之遠，莫能易。微諾人事，實諸神明。臣之斯  
言，庶或無愧。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提點成都路刑獄公事馮當可上書曰：臣竊以陛下臨御以來，遭時  
多艱，再造宗社，不憚屈已，修好息民，然謙損過中，安成早弱，弱形著  
見，然後強敵生心。夫濟寬以猛，濟弱以強，猶救火必以水，救寒必以

溫。不得不然。善為強者。先強其志。意強然後舉事。以著其強形。強形見則弱形銷矣。陛下審知虜盟之必敗也。兵必不可弭也。當赫然慨憤。移蹕建康。示天下有為。下罪己之詔。感動中外。願與社稷俱為存亡。天下聞之。孰不投袂而起。此舉事以著其強形之一端也。且君為元首。所以壅先天下。鼓動萬化。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下進。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惟陛下勵其強志。若其強形。赫然有一怒安天下之心。忠臣義士。無不感應。人心一奮。士氣百倍。何所往而不可。昔真皇澶淵之役。陳光咨勸。幸蜀王欽若勸。幸江南。惟寇準策親征。國家太平之基。一戰再定。當時果幸蜀。果幸江南。則靖康建炎之事。已在此時矣。今之形勝。又不比全盛之時。車駕已在江南。無復可往之地。福建二廣。陛下可到。彼亦可到。蜀雖險阻。形勢迫促。如鼠入牛角。必不能久。今匹夫舉措。猶知吉凶。悔吝由動而生。何況萬衆。

而不深思。一動之間。變故莫測。將士觀望。忠義之氣沮喪。散而為盜賊。大事去矣。其與移蹕建康。使天下增氣。皆憤然北向。為陛下爭先死敵。萬萬相遠。又沿江備禦。朝廷雖已措置。然尚多闕疎。臣自蜀出峽。凡有兵將所在。必親見其人。問其策略。審其虛實。以備陛下詢採。大江數千里。諸軍屯營不一。不能盡言。姑以湖北言之。荆南鄂渚。上流要衝。荆南兵力甚弱。雖添楮額萬卒。不帶家口。日夜思歸。統制官不伏。李宏節制無事之時。猶慮變出不測。緩急豈能為用。問其戰守之方。惟恃壅水護城。水口在城外。與敵共之。敵得水口塞之。可以灌城。決之。可以攻城。李宏本田師中部曲。今自為一軍。田師中疾之。恐緩急必不相為援。田師中又老且病。借有忠義之心。已不能躬擐甲胄。出入戎行矣。然則上流要地。已不可保。彼田師中者。二十年講和。靜無所事。高堂大厦。玉帛子女。富貴安佚。至矣。及今有事。豈不自知。

度其心亦願退避。終保富貴。然難於自言。惟陛下急擇忠勇壯健如李宏李顯中之徒。易之上流之地。可恃以保。而田師中亦必銜荷聖恩矣。又沿流諸軍。無所總統。譬如指無臂。筋骨脫落。安能擊得。擧屈伸如意。今虜使既還。恐兵端便開。望陛下急擇文武大臣。有感望衆所畏信者。屬一人於荆襄。屬一人於江淮。有威望衆所畏服。莫如張浚劉錡。則陛下既用之矣。然猶有說。借其譽望。不當便置之前。行勝負兵家之常。萬一小跌。搖動諸軍。今使之總統諸將。將自當前列。錡獨任指蹤。利害差遠。亦致重之道也。張浚嘗誤陛下事。陛下不以為賢。然方今天下皆以為當用。日夜跂踵。願陛下用之。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願陛下捨一己之好惡。以天下為心。勉用張浚。以副人望。一日之間。必能使軍民回心。踴躍鼓舞。其効亦非小補。張浚憂患頓挫。而歷者老。已無少年輕銳之氣。惟陛下深察之。兵不

用。必資財賦。財賦匪自天降。出於民力。軍興已來。三十餘年。賦歛煩重。民之津脉竭矣。蜀民冠婚喪祭之禮盡廢。風俗急迫。愁嘆無聊。荆湖盜賊。正晝攻劫。田野蕭條。州縣上供。月俸無所從出。往往多仰征稅。所在稅務。持弓挾矢。要遮船舫。名曰征商。其實劫奪。貧商小賈。至有弃舟逃遁者。長江上下。人不敢行。臣不知福建二廣。然以此較。必不能獨豐裕也。平居無事。諸軍之費。月給一月。常懼不繼。一旦用兵。費必十倍。國無所藏。民不可取。惟陛下痛自撙節。惡衣菲食。輟內庭之費。以佐軍用。自古克濟艱難。未嘗不由恭儉勤勞。陛下誠能至誠克己。蠲損切身之奉。以養戰士。自被堅執銳之夫。豈不知感激奮勵。捐其軀以報陛下者。內而公卿大夫。外而監司郡守。下而富商鉅賈。州縣魚鱗之家。雖使分其家財之半。以佐軍用。亦將甘心。誠以陛下率之以身也。兵有衆寡。擇將統臨。整齊訓練。暮月可振。惟財用在



今日最為難事。版曹司會計之臣。當日夜精思。省官吏。減州郡冗卒。精核當否。無一毫妄費者。庶或可以應辦。州郡冗卒。冗守俸白直之外。一無所用。一路監司。凡三四員。間有闕官。止一員而兼數職者。略不聞有廢事。然則官亦可省矣。必官闕而事廢。乃可建置。然則雖從省併。自不廢事。大抵精微會計。委曲周旋。必不取於百姓。然後根本不搖。此今日之大務也。又人主當艱難之際。圖回事功。聽言用謀。當聽而不聽。當用而不用。當有為而不為。當速而緩。與當緩而速。如發機括。差之毫釐。利害立見。惟人主清心靜慮。公聽遠覽。然後能隨宜應變。願陛下疎遠閹寺。絕去佞倭。使私意無所干擾。取捨無所受惑。專一誠意。與賢士大夫骨梗謀議之臣。同心戮力。共濟大事。臣前所言。望陛下移蹕建康。選將練卒。用張浚劉錡總統諸軍。節用楨已。以充軍費。餘皆末事也。非事之本也。惟陛下速便。倭疎近習。清心寡欲。

以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今日之所當為者。必能以次而舉。無不切當。然後命大臣留守宮闕。陛下知建炎之仇。馬上從事。以數千騎往來。循撫諸軍。江淮荆襄。無有定處。使虜莫能知測。臣知雖未及戰。虜已知畏矣。夫虜人雖強。其強易弱。非誠得天下之心。其實強驅而南。陛下與之抗衡。不必大勝。粗足支敵。一二年間。彼釁隙自開。幽燕兩河。當有起而蹙之者。陛下有半天下。帶甲三十萬。非奮空拳者。又長江巨澤。地利在我。何所畏哉。然今日之事。誠急迫矣。如救焚拯溺。湏臾不及。便繫存亡。臣料虜使既還。朝廷必有大措置。一新天下耳目。旬日之間。寂然無聞。臣恐廟堂之議。猶欲遣使祈請。冀和議可以遷延。以臣計之。萬無此理。三年前虜焚榷場。南牧之計。已定矣。雖云遷都。其實意欲自臨行陣。雖千百祈請。徒自貽羞。決不能回。今年未動。不過明年。幸其早動。陛下恐懼修。

省。整頓條綱。猶能及事。其動愈遲。則禍愈大。不可及也。臣於紹興八年嘗蒙陛下召對。是時適虜使請和。臣以為疑。陛下不以臣為疎遠。微賤與之反復數四。至煩聖諭。以為親屈已之意。其後太上梓宮歸葬中華。太后還就東朝之養。天下幾年不見兵革。不可謂無得於講和。然無以善其後。臣之愚言。猶有驗於今日。臣今又被召旨。虜人通欲敗盟。臣又以其狂愚冒瀆聖聰。望陛下特垂聖覽。採而用之。無使狂瞽之言。又驗於異日也。臣被病昏塞。語言無次。干冒宸嚴。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秘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曰。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

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恭檜大不悅。

應辰為戶部侍郎。應詔言事曰。臣準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以防秋不遠。事貴預備。之食足。兵宜有長策。可令臺諫侍從。各以所見條具聞奏者。臣伏見上天助順。元惡殄滅。虜酋新立。畏天之威。遣使通和。辭意勤篤。陛下方且不自暇逸。而預為防秋之備。不自賢聖。而博盡群臣之謀。天下幸甚。蓋自近日以來。傳報不一。或以為虜酋寬厚。能得衆者。或以為懦弱不立者。或以為急於和親。欲復還河南地者。或以為彼方厚立賞格。以勸戰士。如唐鄧陳蔡之類。失而

復取其志蓋未已者。或以為河朔群盜擾其南。而契丹之遺種攻其北者。昔漢光武初定天下。減官馬武皆以匈奴衰亂。時不可失。光武答以北敵尚彊。而屯田儆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古今通患。實在於此。要之為國計者。不當問夷狄之盛衰。顧吾自治如何爾。東晉之季。符堅以百萬之師。戰勝之威。長驅入寇。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晉人懷懷有吾其左社之歎。至於淝水之戰。虜衆奔潰。首尾不支。卒以亡國。然則夷狄雖盛。未足為中國患也。晉之謀臣。皆欲乘苻氏敗亡。開拓中原。王師一出。盡得兗青徐豫之地。然而君臣宴安。無復顧慮。以謝安之勲勞。猶不見容。而道子元顯之流。出而用事。晉之不振。實自此始。然則夷狄雖衰。未必為中國福也。臣故曰。不當問夷狄之盛衰。顧吾自治如何爾。今詔旨以足食足兵為慮。此二者皆自治之要也。臣請先言足食之說。昔人以為縣官當食租衣稅。然漢文景之盛。或

賜民田租之半。或盡除之。或三十稅一。武帝征伐四夷。窮極奢侈。於是而有鹽鐵酒酤之禁。昭帝即位。一切罷之。至于後世。或用。或否。唐至德宗用楊炎之說。盡取軍興以來暴斂橫賦。合而為兩稅。又用張滂之說。始有茶禁。凡漢唐之所征取。推禁者。今皆不能易矣。然劉晏號為善推鹽。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乃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官闈服御。軍餼百官。俸俸皆仰給焉。今止以淮浙計之。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萬。貞元八年。權茶歲得四十餘萬緡。今則歲收二百四十萬矣。世固未有善理財之人也。獨不知劉晏復生。其於今日財利尚能有所增加否乎。至於其他所取。名色猥衆。曰經制。曰總制。曰無額上供。曰折帛。曰州郡寬剩。曰僧道免丁。曰寺觀寬剩。曰大軍月樁。曰贍軍酒息。曰糴本。總其所得。又十倍於兩稅。而不趨也。然則今日利入之厚。漢唐之時。與吾祖宗之盛。皆所不及也。宜其

財聚於上。不可勝用矣。而大司農無經旬之儲。至於仰貽宵旰之慮。此其故何也。臣嘗以謂取之多。則宜有餘。而或以不足。取之寡。則宜不足。而或以有餘。以文景輕徭薄賦。而貫朽粟陳。以武帝籠天下之財。而用度常不繼。唐王仲舒觀察江西。奏罷榷酤錢九十萬。既三年。錢餘於庫。粟餘於廩。孔戣節度嶺南。盡除它名之稅。免屬州貢逋之緡。錢一百萬。而公藏私蓄。上下與足。由此觀之。不在乎取之多。而在乎用之有節也。今日財賦自其外而言之。左藏一歲所出。比於紹興之初。其多已增倍矣。臣不敢遠引前古。姑以陛下之初政為率。則其間所當裁節者。固不少矣。仁宗至和中。諫官范鎮乞明詔中書樞密大臣。考求祖宗朝及天聖中官吏兵數。與天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立為條章。上下遵守。則國用有常。而民力有餘矣。此亦微臣所望於陛下也。凡百官有司浮冗之費。可以參酌舊制。一切減省。惟是軍旅

之用。日以增廣。因循浸久。遂為成例。一旦更革。固亦未易。然而賞典之冗濫。獨不可以甄別乎。尺籍之偽冒。獨不可以考覈乎。此特在陛下指麾之間爾。又自用兵以來。中外爭言便宜。往往多出於希功徼幸之意。如措置營田。如結集民兵。如招納歸附之類。錢糧器械。一皆取足於朝廷。曾無毫髮之效。亦莫知其何用也。熙寧間。韓絳以大臣宣撫陝西。所費十八萬緡。終無成功。衆議沸騰。以為大咎。今所謂十八萬緡。不知其幾矣。况其事行之初。議者固疑其有不可。故臣願朝廷之上。有所興為。與衆共之。使可否之論。畢陳於前。然後擇而從之。如漢宣帝使公卿議屯田利害。反復詳盡。庶幾無輕舉妄費之失矣。雖然。此特言其外者而已。至於內府之財。則有非外廷所知者。周官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匪頒之式。好用之式。然則王之用度。雖曰不會。要不出乎式也。太府掌九賦九功之貳。受其貨賄之入。其頒財

則以式法授之。而式貢之餘財。則以共玩好之用。元豐更定官制。以全部左藏案主行內藏之出納。而奉宸庫則隸于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無內外之異也。自紹興十三年。始詔內庫不隸戶部。太府有司。輒敢會問與供報者。皆坐之。中外之人。不知所以然者。何也。是詞異說。無所不有。臣竊觀陛下清心省事。仁民愛物。一皆出於天性。宮掖使令。既已不備。又從而出之。教坊音樂。既已不聽。又從而罷之。此豈以外物為樂哉。比以戎士暴露備邊。犒師招軍。市馬率從中出。此豈以多藏為利哉。而臣猶有不能已者。竊恐賜予之間。或過為豐厚。而失於撙節。出納之際。或習為寬縱。而失於考察。雜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或雖登汰而未盡也。今陛下恭儉於上。而左右近習。與夫貴戚之家。第宅池館。窮極華美。田園邸舍。連亘阡陌。此固不能使人之無疑也。夫有不忍人之心。必有不忍人之政。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者。蓋有之矣。願陛下推其所為。損之又損。始自宮掖。次及外廷。如此。則聖德日新。人心詭服。而實惠及乎天下矣。先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至於當損之時。則二簋可用。享况於匪頒。好用之類乎。且臣聞之。有國家者。未嘗不以民心為安危。惟我祖宗。覆育天下。斯民愛戴。有隕無二。允見於艱難之時。陛下試以東晉觀之。方晉之國於江左。中原分裂。夷狄自相攻擊。故邊境僅得以少寬。而變故內起。岌岌乎無終日之安。所患者王敦也。敦既死。而蘇峻祖約。連衡犯順。所患者桓胤也。溫既死。而王恭商仲。堪稱兵內向。所患者孫恩也。恩既死。而盧循徐道覆。相繼擾亂。蓋其基本尚淺。人心易搖。故姦邪得以肆行。而無所畏也。自建炎以來。夷虜之禍。甚於東晉。然而戶口雖或流離。而無背畔之志。盜賊雖或竊發。而無響應之助。蓋得之將不能。以使其下之為非。暴虐之虜。不能以禁其民之向化。此皆祖宗德澤之所

因結陛下仁心之所感動。相與扶持扞蔽。以至今日。豈曰小補之哉。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以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鄣我。尹鐸損其戶數。既而智伯攻晉陽。決水灌之。沈寃產辜。民無叛志。凡今日之所以取諸民者。臣已具陳於前矣。願陛下思民心所係之甚重。閔方今民力之已竭。而求所以振救之。惟有節省無益之費。使財用充足。然後賦歛之不得已者。可以次第蠲除。庶衆疲瘵之民。得以蘇息。則其為國家之保鄣者。豈有已哉。臣請言是兵之說。昔陸贄有言。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也。至和中國。廷招募新兵。諫官范鎮以為財用不足。民力凋敝。而又欲募兵。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撓其源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

何如耳。方儂智高寇嶺南之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死已奔北。不可勝紀。然狄青所以取勝者。蕃落數百騎爾。此兵不在衆。近事之效也。臣以為陸贄范鎮之說。切中今日之病。自講和以來。諸將坐擁重兵。初無尺寸之功。而高爵厚祿。極其富貴。安享優佚。養成驕惰。無復激昂奮厲之志。兵籍雖多。初不閱習。或拘之以為工匠。或設之以為高賈。或抑之以為僕廝之役。既遣使之以不當為之事。又侵奪其所嘗得之食。行路之人。皆知其不可用也。已而虜騎奄至。曾不一戰。望風遁逃。決辰之間。而兩淮之地。蹂踐幾遍。方且恬不忌憚。恣為誕謾。列上戰功。誰敢群聽。危急之際。被旨應援。乃或游辭說計。願望不進。陛下雖嘗取其不用命者治之。終未足以震服中外。且鈞是罪也。而罰有輕重。人猶不能無詞。况於或罰之。或賞之子。故其免於罪而蒙賞者。不知愧作。而反謂朝廷之可欺。便襄傲睨。日以益甚。陛

下捐金帛以賜士卒。適以資其剝削之計。至於怨讟。更與無以自解。乃復奏功第賞。超越資級。動以數萬。唐李愬平淮西。奏請將佐以下官九百五十員。憲宗謂裴度曰。想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以此校之。今日之事。無乃太甚乎。方無事時。朝廷有所使。令率以詔旨行下。或陰為遷延。或抗執而不行。不知一旦有急。能惟命是聽。以徇國家之難乎。四方之人。何所觀望。三軍之士。何所勸沮。雖有貔虎百萬。將誰用之。故臣之所憂。不在乎兵之不足。而在乎軍政之不脩也。且今中外之兵。其老弱強壯。不可得而分也。其逃匿死亡。不可得而見也。然則雖欲益兵。亦不知其所以益矣。諸葛亮出師無功。或勸以益兵。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反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

多何益。自今以後。有志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由此觀之。亮非徒不肯益兵也。又欲減省之。蓋勝敗在將不在兵。兵多而冗。不若少而精也。臣願陛下內自省察以前日之失。為在已。奮發英斷。力行大公至正之道。而不牽於異說之私。賞善罰惡。無偏無黨。示天下以好惡所在。使人皆洗心易慮。以聽陛下所為。然後兵籍之多寡。人材之高下。皆可以按見其實。謹其訓練之法。號令必行。等級必嚴。技藝必精。心志必一。周旋進退。將無所不可者矣。昔人論兵。蓋有一可以當十者。亦有十不當一者。此願用之何如耳。竊聞朝廷方簡閱州縣之兵。取其半以待不虞之備。此誠有不得已者。去冬固嘗發諸郡弓弩手什之七矣。疆之使行。驚擾狼顧。州郡有調發之費。室家有離散之怨。既至軍中。大率奴虜使之。初不藉以為戰鬪之用也。大敵在前。何嘗得一夫之力。且所謂正兵者。技

止於此。况其下者乎。而又有甚不便者。夫盜賊之作。常生於細微。州縣之兵。雖不可施之於大軍。而追胥討捕。防護鄉井。蓋所以銷患於未萌也。晉武帝罷州縣兵。山濤陶璜皆以為不可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不能制。此往事之鑒也。去冬既取。所謂弓弩手者。州郡無備。則或發諸縣尉。司弓手以守衛城郭。縣又無備。則或押差編戶。以代弓手之乏。貪猾之資。緣為姦。無所不至。或差或否。均被其擾。夫天下之事。順人情而行之。則如水之就下。拂人情而行之。則有扶山起海之難。故聖王之政。山者不使居川。而渚者不使居中原。此非有神竒巧妙也。亦曰順之而已。今民之在田里者。則拘之於縣。縣之捕者。則執役於州。州之守衛者。則分隸於諸軍。豈所以為順哉。曩者愚州縣之空虛也。則請各置四隅之官。而以其土人為之。強宗富室。平日被其財力。以武斷於鄉曲。今又倣以尺寸之柄。公行賄賂。明報仇

怨。有甚於盜賊者。朝廷知其不便。尋即寢罷。蓋凡所以開闔動搖。至于數四。公私煩費。騷然不寧。而訖不得其道理者。皆起於州郡之無兵也。今者詔旨止合選其強壯。就各州教閱。則固未必調發也。惟陛下精思熟慮於不得已之中。有所裁酌。使州縣不至於無備。田里不至於重擾。則州縣安寧而朝廷安矣。臣仰惟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有年。國宜益富。兵宜益強。而顧以不足為憂。凡在臣子。孰不皇恐。臣竊以為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際。其能積微而致著。革弊而為治者。要必以至誠為本。以力行為要。不尚虛文。專取實效。用其人必責以功。聽其言必驗以事。使欺偽者有所不敢為。而忠臣義士皆得自盡。以奉其上。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詩曰。秉心塞淵。騷然三千。又曰。思無邪。思馬斯徂。夫馬之蕃息。何預於人君之心思。蓋物無小大。苟非以誠心持之。則所行之事。其施於外也。必為簡。所用之人。其處於上也。



必滅裂。又安能還至而有效乎。今日之事。特在陛下加之意而已。臣竊觀今之風俗。大率以欺罔為尚。夔路帥臣自謂訓練精兵二萬。及監司核實。初無一卒。東南鑄錢。祖宗時歲不下百萬緡。比來止以四十萬為額。又盡收天下之銅。有司以為可鑄三十萬。則是七十萬也。去年所納僅及五萬。而乃以六萬為羨。餘而獻。夫以欺罔如此。既不以為罪。又或從而賞之。人亦何憚而不為欺罔乎。此風不革。則天下之事。所以仰勞聖慮者。何時而已耶。臣不勝惓惓獻其愚忠。惟陛下裁赦幸甚。

直秘閣喻汝礪上裕蜀策曰。論天下形勢。必資之秦。論秦雍軍須。必資之蜀。秦與蜀壤界之國也。擁四川之饒。據五路之強。而中興之大勢定矣。仰惟陛下至明旁燭。而用之以晦。大德丕冒。而用之以恭。於是結二國之信。致諸侯宗祧。徵上帝之福。錫之天下。綏靖河洛。登一

嶠渭。天下曾腹也。今已據其曾腹。則號令之施。足以掩天下矣。光復大業。紹開中興。千載一時也。臣竊謂蜀宿重兵。歲月淹久。一歲供億無慮千萬緡。玉壘豐腴。燥於轉輸。西海羽毛。燼於器甲。而蜀人之力。日以殫矣。仰賴陛下惻怛長興。念慮遠方。慨蜀漢宿兵之久。憐岷峨飛餉之勞。乃詔樞臣。徙兵關右。全蜀父兄。亟蒙福祉。自謂可以少燕一日之間矣。然臣竊念之。其弊猶在者。官冗是也。水濁則魚困。官冗則民亂。事要則易從。法簡則易行。且蜀之力。何以困。兵盡之也。非特兵盡之。冗官病之也。蓋自軍興以來。於是有制置司之官。於是有都漕司之官。於是青州縣酉官。及催撥運米官之流。煩擾乎供。須崇侈乎饋問。公私焦然。物力耗竭。困篋空寡。老弱罷病。而蜀之人。益以瘠矣。伏願陛下伸之以訓辭。裁之以紀極。省官併局。則益利。平不急之負。薄賦緩征。則瘡痍有息。有之日。如是。則蜀日以肥。可以餉秦。秦日

以勁。可以遮蜀。中興之業。未為萬世無疆之休。

汝礪又上恢復策曰。嘗考荆楚之區。北臨漢沔。南薄夏廣。東界吳會。西瀕巴蜀。諸葛孔明以為用武之國者是也。外帶江漢。內據巖阻。魯肅以為金城之固者是也。孫權都武昌。黃龍之元。徙都建業。以陸遜輔其子鎮馬。豈非以其地形得上流之勢。依荆州之險。足以為國之隱蔽故耶。又使步騭守西陵。程普守江夏。呂蒙守陸口。朱然守南郡。而魯肅甘寧之徒。亦復經營於資水益陽之間。是數公者。皆天下魁桀奇偉豪爽萬人之英。而權悉付之以上流之任。其意蓋以為先據夏口。則上流之形勢可全。又據楚關。則南夏之勢彌廣。夫孫權雖威行江東。據有八州。騁技賣力。不足以駕二方之雄。而劉備曹公天下強對也。陸遜非劉備對。周瑜非曹公對。卒能窘劉備於西陵。蹙曹公於赤壁。破壞權辱。退步千里。夫豈有異故哉。誠以楚關為城。長江為

池。而得上流之便故也。仰惟陛下受命中興。恢復疆宇。大縣數百。名都十二。自河而南。悉王悉臣。光復舊業。系隆我宋。世之議者。棘欲蹀孔明跨有荆益之言。誦杜甫江陵望幸之句。以謂中原父老。虛心注目。願望陛下朝服濟江。駐蹕諸宮。臣愚則謂其說是矣。而時則未可也。臣自岷江擊小舟。淩夔峽。泛荆渚。浮夏口。倚泊九原。廬阜。督草郡守。例兼田官。已而徜徉四顧。迥眺千里。獸蹄鳥足。寂無人聲。正念戈兵斬刈。歲月汚久。穡人彫傷。牛畜肆玩。則地何由闢。糧何由積。將何以奉萬乘。供百官。取諸岷益。則岷益鮮耗而無窮。竭諸鄢郢。則鄢郢養求之未給。伏願陛下少復俟之。加以數年。地益增治。糧益得歲。然後振旆以臨三楚。清蹕而朝諸侯。可也。更復俟之。歷歲滋久。河潼翼庶。許洛昌大。然後復皇輿於舊京。於古鼎於大邑。可也。臣書生駑弱。僭論國事。輕觸宸嚴。惟陛下赦其愚。尚熟一計之。

監察御史劉行簡論人主不憚改為疏曰。臣竊觀自古人主處非常之時。建非常之業。謀無遺策。事靡不濟者。無他焉。機變敏速。不憚改為而已。臣請以漢高帝之事言之。始高帝聽酈生燒楚之計。封六國後。且將刻印付之。聞張良之說。旋悟其非。亟命銷印。群臣勸都雒陽。議既定矣。聞婁敬之說。即日徙都。何其易改耶。處非常之時。建非常之業。不得不如此也。方今盜據中原。四郊多壘。軍旅荐興。國用耗竭。可謂處非常之時矣。陛下所與群臣。早夜圖回者。無非安朝廷。定社稷。弭難銷兵。足國裕民之事。可謂建非常之業矣。然而機事之來。間不容髮。謀不能皆密也。知其疎則改之。舉不能皆當也。知其非則改之。機變敏速。正在此耳。臣伏觀陛下近降詔旨。以謂承中否之運。不啻創業之難。自非陛下既知其難。聰明宏達。思慮至到。惡能知其難。若此哉。臣謂陛下既知其難。則當以前古創業之君。如漢高帝者為法。凡群臣訟議於前。陛下固當審思。然知其可用。則敏而行之。無憚改作。如是乃可以濟功。如其循習拘攣。若可若否。則雖平居闕暇。且猶不可。况今日之事哉。伏惟留神財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二

經國

宋孝宗時著作郎王十朋上疏曰。臣聞國猶身也。強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回天下。雖謀之以智。辨之以才。必以氣為之主。然後大業以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哉。畫戰畫敗。而不為之屈。卒之易敗。為勝轉弱。為強者。氣也。蜀先主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為曹操屈。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所搯。遂成赤壁之雋功。吳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勇有一方。鼎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莽。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戰守之議。闕然未決。茲理固洞然易曉。議

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戰。挂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雖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荆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已。賈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強弱不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誦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誦中國而困中國矣。取南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矣。陛下應天受禪。天下罔不歡

欣鼓舞。咸謂真主既出。恢復指日可期也。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如唐憲宗撫巡六師。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况陛下之聖德。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豐財。陛下之英武。可以定亂。江淮有重臣。以為長城。川陝有良將。以為爪牙。二何患事之不濟耶。不然。宜曰天設之險。以為城池。與民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為之索矣。百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於嗣登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與之乎。西北之民。橫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何復委之虎狼。而使之甘心乎。况講和之後。舉天下唯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伸。乘機而殺而已。十朋為侍御。上疏曰。臣聞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天子之孝。莫大乎

先祖宗而安社稷。曰前王盈成之業而守之者孝也。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之緒而興之者孝也。商之高宗周之宣王是也。國有恥而雪之者孝也。漢宣帝臣單于以雪高帝平城之耻。唐太宗俘頡利以雪高祖称臣之耻是也。先君有讎而復之者孝也。夏少康滅澆以復后相之讎。漢光武誅王莽以復劉氏中絕之讎是也。歷代帝王雖守成中興。雪恥復讎之迹不同。其功光祖宗。孝安社稷則一而已。我藝祖皇帝應天受命。肇造大業。親平僭偽。一統萬方。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可謂盛矣。不幸運厄陽九。醜虜亂華。靖康之禍。有不忍言者。國讎世取。自古無之。記曰。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議不討賊。以謂國無臣子。齊襄復九世之讎。仲尼賢之。楚以六千里之國事。薛荀卿罪之。聖賢立言。垂訓責後世之為君臣為子孫者。可謂至矣。恭惟大上皇帝躬堯舜至聖之德。有禹文知子之明。斷自宸衷。以社稷

付之陛下。聖意端有在焉。陛下天資英武。慨然以興復為念。竊謂每對群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為之。臣此曰。宣召語及祖宗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臣仰知陛下之心。真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漢光武之心也。奈何在位之臣。不知忠孝大節。不能仰副聖心之萬一。復欲蹈昔日姦臣之覆轍。屈己以和仇讎之犬羊。指祖宗中原之境土為虜人之土。謂不當取。指祖宗中原之人民為虜之人民。謂不當納。又取秦隴已復之故地。無故而棄之。以資寇讎。以絕生靈歸附之望。聞有說進取者。則羣嘲而衆笑之。大臣唱之於上。小臣和之於下。并為一談。牢不可破。自非陛下劉明果斷。不惑群議。則社稷大計。其誰與謀。有君無臣。真可以長太息也。臣願陛下推誠盡孝。終始如一。言動之間。不忘社稷。食息之頃。必念祖宗。側身脩行。上以承天意。興衰撥亂。下以慰民

心。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革前日圖任之失。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以振今日紀綱之弊。乃下詔音。戎飭有位。無小無大。咸懷忠良。去和附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陛下既率之以孝。群臣咸應之以忠。如是則可以動天地。通神明。慰祖宗在天之靈。無負太上皇付託之意矣。中原何患乎不復中興。何待乎以日月冀耶。

十朋又上疏曰。臣恭惟陛下以英武之姿。奮剛明之斷。不惑群議。任用忠謀。遣二將臣出征。淮甸首平靈壁。敗虜將蕭琦而降之。又平虹縣。降蒲察徒穆大周仁。歸附者以萬計。又敗虜人于宿而得其州。可謂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以奏功矣。投機而進勢如破竹。恢復有期。神入交慶。正勇者效力。智者獻謀時也。况臣誤蒙親擢。為耳目之官。可無愚者一得之慮。以裨廟謨。雄斷之萬一手。臣竊謂王者仁義之兵。為弔伐而舉。况中原本吾土地。人民本吾赤子。正宜諭之以恩信。

先之以招納。不得已而戰伐。隨之。臣慮諸將或不知此臨陣之際。未必無過有殺傷。捷獲之後。又未必無秋毫之犯。恐傷陛下好生之德。失中原来蘇之望。欲乞陛下密詔張浚。深戒救之。昔李晟平長安。李愬入蔡國。朝曹彬平金陵。皆得王師弔伐之意。且諭諸將以此為法。庶幾富貴可以及子孫。功名可以垂竹帛也。又三虜將既降。宜速加封爵。以勸來者。昔沛公入關。留圍宛城。陳恢說以莫若約降。封其守。目使止守。諸城未下者。必聞聲爭開門而待之。沛公從其言。南陽守齧降。封為商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今中原列城為虜守者。聞皆有離心。非不欲降。但未知吾所以待之者如何耳。彼聞蕭琦蒲察之徒降而受賞。亦何憚而不來。不然。則其心愈疑。而其守愈堅矣。今日之事。正宜若沛公用陳恢策。則可以不戰而屈人兵也。臣又聞汪澈被召。已至中途。未知誰攝其任。臣謂宜令張浚并節制荆襄。

庶得令出于一。輕重不偏。將士協心。遠近同體。緩急可以相聞。勝負可以相接。况荆襄將士。素懷浚恩德。皇甫倜之徒。尤服浚威名。若使浚無制之。則人必樂於用命矣。又吳璘退師保蜀。陛下二宜以進取事詔之。且明諭以前日退保由建議者之失。不惜為悔過語。以慰將士及三路人心。令璘觀時度勢。以圖進取。如秦隴可復。得宜即進。兵以相持角。以牽制虜人南牧之患。如是。則虜數處受敵。救覆亡之不能。未得其頭顱。必將遠竄沙漠矣。此數者皆今日之所甚急。臣願陛下與一二大臣速議。如臣言可採。乞賜施行。今正是天以機會受陛下時不可失也。

十朋論用兵事宜。劄子曰。臣竊以今日之事。有不可輕改者。曰用人。有不可不決策者。曰進蹕。有不可不深慮者。曰荆襄。有不可不急治者。曰兵賦。自古人君相與圖進取之計。必有一定不易之規模。知一

勝一負。為兵家常勢。故少勝不為之喜。小敗不為之沮。秦穆用孟明。三敗而後霸西戎。漢高爭天下。屢敗而後擒項羽。諸葛亮才兼文武。而有馬謖街亭之敗。至於上表自劾。蜀主不廢之。卒能與吳魏抗衡。而功蓋三分之國。國朝范仲淹韓琦皆一代名臣。俱有材畧。其經略西夏也。而亦有任福三川之敗。仁祖不廢之。卒能臣元昊而安中國。此皆規模素定於胸次。故能收異日之大功。臣聞前日淮甸之師。一月三捷。宿州不利。蓋亦兵家常勢也。其議者遂從而搖撼將帥之臣。且謂大將不還。以貽聖慮。今李顯忠邵宏淵及諸統制軍馬已回濠泗矣。亦足見小人幸災樂禍。扇為浮言。務在中傷。不可不察也。恭聞陛下遣中使給御札。慰安張浚。撫勞將士。仍放顯忠等罪。憫其血戰之勞。而赦其一眚之愆。真得前古帝王御將之道矣。然外議詢詢謂陛下宣召楊存中欲用為主帥。臣竊料聖意必不然。然當人情



紛擾之際。不能無市虎之惑。既而聞之。初欲除荆襄宣撫。又改御營使。及聞邊報稍寧。其議遂寢。疑者雖稍息。而不能無慮焉。存中為將。同功。天下皆知之。黷貨無厭。交結中外。爵位已極。而求進不已。彼其心。但幸國家之有禍。遂欲投隙而進。亦何求而不得耶。御營使不已。必將有大於此者。命令一出。必失軍民之心。使江。淮。荆。襄。隴。蜀。將士聞之。必致解體。且謂朝廷曰。王師小衄。而遽欲變。易大帥。非所以安人情。威戎虜也。臣所謂不能無患者在此。建炎紹興間。太上皇巡幸。止用宰相樞密為御營使。李綱朱勝非等嘗為之。陛下將為視師之舉。宜遵用故事。以兩府大臣兼之。足矣。朝廷雖乏才。其可以此輕處存中輩耶。此事尤在聖心。素定。不可變易於倉卒之間。此臣所謂不可輕改者曰用人也。臣聞天下之勢。不在國之強弱。而在氣之如何。氣振則轉弱而為強。氣沮則變強而為弱。股至強。而懼則慄。氣饒之

也。髮至弱。而怒則衝。氣激之也。景德間。契丹舉國南寇。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蜀。以避其銳。真宗以問寇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胡虜近迫。四方危心。當勵眾禦敵。以衛社稷。惟當進尺。不可退寸。柰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鑿輿回轉一步。則萬眾雲散。四方瓦解。楚蜀尚可至耶。真宗善其計。乃幸澶淵。將士鼓勇射殺撻覽。虜眾遂退。此作氣以破敵。轉弱而為強之尤大者也。前年太上皇下親征之詔。為建康之幸。作士氣以走胡騎。蓋得策矣。惜乎議者不建遠大之計。而遽回臨安也。陛下前日下詔。視師中外。鼓舞秋涼。進發。或者猶以為遲。今王師退保濠泗。督府遠在盱眙。陛下宜遠進蹕。以幸建康。居六朝帝王之宅。據東南形勢之勝。可以援吳蜀。可以控四方。可以達海道之虞。可以壯淮甸之勢。四方聞之。孰不增氣。至若百司之衆。在今宜省。犒勞之費。比舊宜節。庶幾萬騎易動如聖

訊所謂當如創業時。此臣所謂不可不決策者。曰進蹕也。臣聞荆襄居天下形勢之中。乃古今必爭之地。萬一虜人乘虛而入。使川陝隔絕。則東南之勢孤矣。近聞朝廷既罷汪澈。命張浚兼都督之。使今出於一。固已得策。又用王彥知襄陽。議者以為得人。又聞以彥節制趙樽。則或以為不可。樽久在荆襄。得士卒心。彥自外來。遽令受其節制。恐武臣氣不相下。或生釁端。兼張浚在淮。去荆襄遠甚。或有機會。恐關報失期。臣謂宜於前兩府侍從中。擇一重臣。威名稍著者。以為宣撫。既以浚督之。又以重臣制之。使彥與樽。各當一面。則荆襄可以無虞矣。今朝廷知備淮甸而遠荆襄。此臣所謂不可不深慮者。此也。今國家大則為進取之圖。次則為守禦之計。然議論及兵。則其言必怯者。以其所乏者兵與財也。則兵不可以不招。財不可以不理。竊聞西北歸附之民。其有可以為兵者眾。督府及諸將。不敢多募之者。懼

國家有養之之費也。然今日之勢。有不得不招。宜命張浚諭江淮荆襄諸。招其可用者而籍之。汰其無用者而民之。縱未至多。亦可補填折傷之額。又東南之民。亦有可用者。如江西福建及台之仙居婺之東陽諸處。其人皆健而善鬪。往往曹聚於茶商。盜賈間。可令守帥之。臣重其直以招之。必有應募者。廣海諸寇。有就招安者。可從而籍之。州縣有犯茶盜禁者。貸其罪而兵之。亦可以少補軍籍也。至如財者。臣以為為生之。不如節之。今國家比天下全盛。太平無事時。非不節約。比祖宗創業艱難時。則可有非一也。乾德開寶間。宮人不滿二百。猶以為多。左右內臣。止有五十餘。負。止今掌宮掖。未嘗干預政事。宮殿內帷。掛青布綠簾。緋絹帳。紩細褥。今宮人之數。內臣之負。豈能盡如藝祖時乎。臣前日曾奏。欲聖躬親率之者。蓋欲以藝祖為法也。近日臺諫所議。裁減。雖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亦不為無補。然奏已上

而未行者。豈以衆怨所在。而朝廷不敢當耶。今疆場未靜。上下同憂。權宜裁減。以紓國用。臺諫既以身任怨。大臣何避之有。至如理財之術。莫如遴選板曹。臣前日與諫臣共留趙子瀟者。誠恐今日理財之臣。未必賢於子瀟也。似聞海寇稍息。未若別擇代者。而還子瀟。不唯可以理財。如旦夕車駕進發。輦轂之下。謀議之寄。議者謂非子瀟不可也。此臣所謂不可不急治者此也。臣所陳四事。願陛下付大臣議之。如有可採。乞賜施行。

陳亮上五論曰。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略。立大體而後紀綱正。定大略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聖神武之資。充碩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屬志恢復。罔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未立。而大略之未定歟。臣嘗為陛下有憂於此矣。常欲輸肝膽。効情素。上書於北關之下。又念世俗道薄。獻言之人。

動必有覲。心雖不然。跡或近似。相師成風。誰能不疑。既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聰。有司以為不肖。竟從黜落。不得進望清光。以遂昔願。空手東歸。杜門求志。自以為功名之在人。猶在己也。懷愚負計。而不以裨上之萬一。是忿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匿情也已。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略於斯見矣。并論開誠執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千天聰。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為草茅之言。而留神財章。是天下社稷之福也。於臣何有。

其一論中興曰。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蒼蒼。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

其道其強易弱。况今虜首庸懦。政今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官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今王。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大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息。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贖產於人。子孫不能繼續。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產。吾安得言實。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

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群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咸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姦。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職。以佐軍旅之備。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而財自阜。東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未敢

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謀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絕綱自定。此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闕。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躋足而湏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乘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乘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河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

柰虜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擗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為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孝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接。比鄰相和。養銳以伺。備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乘犯江淮。則荆襄之帥。率諸軍進討。彗有唐鄧諸州。見兵於穎蔡之間。示必截其後。自命諸州。轉城進築。如

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為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相相山以為固。揚兵擣壘。墻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與雜耕之利。為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探。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鄧之間。前為諸州之據。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持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為內應。舟師由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截其背。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秦而不再謀進。坐為東西形援。勢如獲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持持

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為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乘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散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為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為譬技小兒之商。必以漸搖撼之。一技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諛人也。何足

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論。惟陛下裁章。  
其二論開誠曰。臣嘗觀自古大有為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  
為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偉英豪之士。聲  
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所長自効。而不敢萌欺罔之心。截然各  
職其職。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為而成。而卓乎其不  
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  
咸知其為真英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為未成。雖臣亦為陛下疑之  
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為之意矣。而天下之氣。索然而  
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  
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  
之以充吾位。使之既久。而姑遷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責或  
不必任。職親地密。而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

實。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亦有  
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  
故天下懦庸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  
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為欺罔。但實非稱。而意輒不滿。平居  
則何官不可為。緩急則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宁而嘆。天下人  
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為。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  
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天下雄偉英豪  
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為如何。使人主虛心以  
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爵重祿。而可使之死。况於其中之計  
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重祿。日陳于前。而雄偉英  
豪之士。有窮餓而死。爾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位  
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位誘。如使

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來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用。用則勿疑。真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問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近臣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毋示以其易制。而姑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為之心。沮天下願為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其三論執要曰。臣竊惟陛下自踐阼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

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為人主之職。本在於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差除。即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繳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己也。臣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



上下相維之法。使權固在我不歸。曩曰專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為陛下願之也。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今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當法。而况於聖子神孫乎。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幸天下。得操要之實。而鑒好詳之弊。則天下惟偉英豪之士。必有能奮然出力以辦今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其四論勵臣曰。臣聞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無不濟。上下相蒙。君臣異志者。功無不隳。春秋之時。晉伐楚。三合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流泣而起。拜晉師。聞而夜還。越王承成於吳。而歸抱柱而哭。承之以蒲。群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獨憂。乃臣下之急務也。其後越父兄請報耻。越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子之罪也。寡人何敢勞國人。以塞吾讎。父兄曰。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誰敢不力。越王卒用以滅吳。區區楚越。有臣如此。而謂堂堂大國。反無君憂。臣辱。臣死之義乎。今陛下慨念國家之恥。勵復讎之志。夙夜為謀。相時伺隙。而群臣邀焉。不知所急。毛舉細事。以亂大謀。甚者僥倖苟且。習以成風。陛下數降詔以切責之。厲天威以臨之。而養安如故。無復

趨事赴功。念讎報耻之心。豈群臣樂於負陛下哉。亦玩故習常勢。流於此而不自知也。臣願陛下慨然興懷。不御正殿。減膳徹樂。少惕若厲。立群臣而語之曰。朕承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念國家之深恥。志在復讎。八年于茲。若涉淵冰。未知攸濟。而群臣玩故養安。無肯戮力。是朕不明不德。不足以承大寶。圖大業。其何顏以臨於王公。民士之上。况敢即安。以自取辱。群臣震懼。頓首請罪。然後徐諭之曰。朕固未敢即安。群臣猶以朕可與有為。其各共厥職。勉趨厥事。上率其下。下勉其上。自度其力之不逮者。無尸厥官。朕將明賞罰。以厲其後。由今以往。群臣咸為朕思。所以畏天愛民。求賢發政。富國強兵。復讎謀敵之道。無以小事塞責。無以小謀亂大。相與熟講。惟新之政。使內外有序。則朕即安之日。陛下惕然側席。圖濟大業。而群臣不能惕然承意。竭力以報其上。是人而禽獸者也。誅之

殺之。何所不可。誠使上下同心。君臣戮力。則何事之不濟哉。

其五論正體曰。臣聞君以仁為體。臣以忠為體。編履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令。慶曆間。杜衍輔政。遇有內降。輒封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平初。任守忠離間兩宮。韓琦乘間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緯。即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怨。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追戰。章聖皇帝獨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深載。而準或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微許其便。呂夷簡堅以為不可。而塞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廡。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任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為。不願浮議。而群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息。陛下慨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群臣動欲隨順。圖塞谿壑。使陛下孤立。以

主大計。群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尚為得君臣之體乎。臣願陛下摠攬大柄。端已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憚小怨。不辭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為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為法。天下有不足為者矣。

亮又上書曰。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能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所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

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膻。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繫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懸懷之痛。猶有所諉以自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備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禍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

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為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耻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闕念。自非送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為何事也。况望其憤中國之腥膻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頽。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矣。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寓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迫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襲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德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倦倦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

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寓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迫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襲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德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倦倦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

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鵬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虜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廷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

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虜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誦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黠兵聚。釋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搖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蔡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訕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或懼之不可以息。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恃。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顧。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天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伏惟陛下試車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

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而平。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禮義廉耻。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自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

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

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椿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取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則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闕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夷狄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回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耻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

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莅事。聖斷裁判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

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曰。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湖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千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潮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眾。玩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剝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



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  
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  
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芝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  
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  
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  
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庠薄。人  
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辰星之相望。况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群  
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  
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  
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  
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閩洛。左右伸縮。  
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

使足以接閩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  
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  
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虜人侵軼之  
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  
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持弛  
張以就形勢者。又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  
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  
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  
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  
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為靖康  
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  
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

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屬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群

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懣。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亮又上書曰。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曰。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洗國家之耻。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備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為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讎。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

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讎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恠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出入之地者。示天王不可置中國於度外也。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兩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兩者必書。土功必書。飢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

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萬意恤民。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脩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為美。臣以議心見性為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為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讎。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為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謀。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召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為明。臣以奮勵驅馳為寂。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為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

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為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辨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嶽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伏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願指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判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讎有大功於社稷。薦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孺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獻

之闢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夫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固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為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為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為動衆。舉足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所向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童兒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首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

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童兒婦  
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讎。而置中國於度外者。  
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辦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  
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蚤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  
書。惟陛下財幸。

亮又上書曰。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承周漢之  
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十年太平之  
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江浙閩廣  
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齷齪拘孿日甚於一日。選人之  
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源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於承平之時。  
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  
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

遂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况版輿之地。  
半入於夷狄。國家之耻未雪。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  
勇。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乃欲曰今之勢而有為焉。此所以  
十又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速也。群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  
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為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  
變為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為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扣  
囊匣之智。猶足以辦此醜虜。六十以往。願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  
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為拘孿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  
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力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  
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群言之中。  
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  
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

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吞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三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類情不復。知讎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義。以泄其憤。使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為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為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收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群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東之

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東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是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輒敗人事。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十年之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

止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吞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踈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瓊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為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遂之。使有能為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群言混轂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默而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早夜以窮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為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獨又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為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

昧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為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群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眾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諱於闕下。臣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亮又上書曰。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

史有言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取也。春秋詩九世復讎。而再世則不問。此為人後嗣者之所當慎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社。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為病也。秦檜以和議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滿德尊者之所宜

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為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智。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妄。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鄴。使之兼統諸司。畫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歐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為



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園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鄴。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為未盡也。京口連崗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帝也。昔人以為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服肱建鄴。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斯斯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通而為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罷之宮道。而淮東賴以安寧。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至石一欲墮

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為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于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鄴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外邊之哀告。諸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絕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辭寒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悉之

事。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金。近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為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儻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鄴。而後使臨之。今之建鄴。非昔之建鄴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城。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

以為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曰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崗以為固。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湖以為險。擁秦淮清溪以為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木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為。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乘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快。故書生得拘

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跖弛而棄。不才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為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為翻然之喜。隱忍事讎。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為仁。或喻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闕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私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

與天下為嬰兒而後為。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成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讎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臣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

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為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馮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為常程。科舉之為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其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識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未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窳窳。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考自卷之九十二  
三十三

